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

昔為東土寰中客，今作菩提會上人。手把楊枝臨淨土，尋思往事是前身。話說昔日唐太祖，姓李，名淵，承隋天下，建都陝西長安，法令一新。仗著次子世民，掃清七十二處狼煙，收伏一十八處蠻洞。改號武德。建文學館以延一十八學士，造凌煙閣以繪二十三功臣。相魏徵、杜如晦、房玄齡等輩，以治天下。貞觀、治平、開元，這幾年號，都是治世。只因玄宗末年，寵任奸臣李林甫、盧杞、楊國忠等，以召安祿山之亂。後來雖然平定，外有藩鎮專制，內有宦官弄權，君子退，小人進，終唐之世，不得太平。

且說洛陽有一人，姓李，名源，字子澄，乃飽學之士，腹中記誦五車書，胸內包藏千古史。因見朝政顛倒，退居不仕，與本處慧林寺首僧圓澤為友，交遊甚密。澤亦詩名遍洛，德行滿野，乃宿世古佛，一時豪傑，皆敬慕之。每與源遊山玩水，弔古尋幽，賞月吟風，怡情遣興，詩賦文詞，山川殆遍。忽一日，相約同舟往瞿塘三峽，游天開畫寺。源帶一僕人，澤攜一弟子，共四人發舟。不半月間，至三峽，舟泊於岸，振衣而起。忽見一婦人，年約三旬，外服舊衣，內穿錦襦，身懷六甲，背負瓦罌而汲清泉。圓澤一見，愀然不悅，指謂李源曰：「此孕婦乃某托身之所也，明早吾即西行矣。」源愕然曰：「吾師此言，是何所主也？」圓澤曰：「吾今圓寂，自有相別言語。」四人乃入寺，寺僧接入。茶畢，圓澤備道所由，眾皆驚異。澤乃香湯沐浴，吩咐弟子已畢，乃與源決別。說道：「澤今幸生四句，與君交遊甚密。今大限到來，只得分別。後三日，乞到伊家相訪，乃某托身之所。三日浴兒，以一笑為驗，此晚吾亦卒矣。再後十二年，到杭州天竺寺相見。」乃取紙筆，作辭世頌曰：

「四十年來體性空，多於詩酒樂心胸。今朝別卻故人去，日後相逢下竺峰。

噢！

幻身復入紅塵內，贏得君家再與逢。」

偈畢，跏趺而化。本寺僧眾具衣龕，送入後山巖中，請本寺月峰長老下火。僧眾誦經已畢，月峰坐在轎上，手執火把，打個問訊，念云：

「三教從來本一宗，吾師全具得靈通。今朝覺化歸西去，且聽山僧道本風。

恭惟圓寂圓澤禪師堂頭大和尚之覺靈曰：惟靈生於河南，長在洛陽。自入空門，心無罣礙，酒吞江海，詩泣鬼神。惟思玩水尋山，不厭粗衣藜食。交至契之李源，游瞿塘之三峽。因見孕婦而負罌，乃思托身而更出。再世杭州相見，重會今日交契。如今送入離宮，聽取山僧指秘。咄！

三生共會下竺峰，葛洪并畔尋蹤跡。」

頌畢，茶毗之次，見火中一道青煙，直透雲端，煙中顯出圓澤全身本相，合掌向空而去。少焉，舍利如雨。眾僧收骨入塔，李源不勝悲愴。

首僧留源在寺，閒住數日。至第三日，源乃至寺前，訪於居民。去寺不半里，有一人家，姓張，已於三日前生一子，今正三朝，在家浴兒。源乃懇求一見，其人不許。源告以始末，賄以金帛，乃令源至中堂。婦人抱子正浴，小兒見源，果然一笑，源大喜而返。是晚，小兒果卒。源乃別長老回家。不題。

日往月來，星移斗換，不覺又十載有餘。時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，黃巢作亂，天下騷動，萬姓流離。君王幸蜀，民舍宮室悉遭兵火，一無所存。虧著晉王李克用，興兵滅巢，僖宗龍歸舊都，天下稍定，道路始通。源因負債，來至江浙路杭州地方。時當清明，正是良辰美景，西湖北山遊人如蟻。源思十二年前圓澤所言：下天竺相會。乃信步隨眾而行。見兩山夾川，清流可愛，賞心不倦。不覺行人下竺寺西廊，看葛洪煉丹井。轉入寺後，見一大石臨溪，泉流其畔。源心大喜，少坐片時。

忽聞隔川歌聲。源見一牧童，年約十二三歲，身騎牛背，隔水高歌。源心異之，側耳聽其歌云：

「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。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常存。」

又云：

「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話當時恐斷腸。吳越山川游已遍，卻尋煙棹上瞿塘。」

歌畢，只見小童遠遠的看著李源，拍手大笑。源驚異之，急欲過川相問而不可得。遙望牧童，度柳穿林，不知去向。李源不勝惆悵，坐於石上久之。問於僧人，答道：「此乃葛稚川石也。」源深詳其詩，乃十二年圓澤之語，並月峰下火文記。至此在下竺相會，恰好正是三生！訪問小兒住處，並言無有，源心怏怏而返。後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為「三生石」，至今古蹟猶存。後來瞿宗吉有詩云：

清波下映紫襦鮮，邂逅相逢峽口船。身後身前多少事？三生石上說姻緣。

王元瀚又有詩云：

處世分明一夢魂，身前身後孰能論？夕陽山下三生石，遺得荒唐跡尚存。

這段話文，叫做「三生相會」。如今再說個兩世相逢的故事，乃是「明悟禪師趕五戒」，又說是「佛印長老度東坡」。

話說大宋英宗治平年間，去那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，南山淨慈孝光禪寺，乃名山古剎。本寺有兩個得道高僧，是師兄弟，一個喚做五戒禪師，一個喚作明悟禪師。這五戒禪師，年三十一歲，形容古怪，左邊瞽一目，身不滿五尺。本貫西京洛陽人，自幼聰明，舉筆成文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長成出家，禪宗釋教，如法了得，參禪訪道。俗姓金，法名五戒。且問何謂之「五戒」？

- 第一戒者，不殺生命；
- 第二戒者，不偷盜財物；
- 第三戒者，不聽淫聲美色；
- 第四戒者，不飲酒茹葷；
- 第五戒者，不妄言造語。

此謂之「五戒」。忽日雲遊至本寺，訪大行禪師。禪師見五戒佛法曉得，留在寺中，做了上色徒弟。不數年，大行禪師圓寂，本寺僧眾立他做住持，每日打坐參禪。那第二個喚做明悟禪師，年二十九歲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面闊口方，眉清目秀，彩彰精神，身長七尺，貌類羅漢。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，俗姓王，自幼聰明，筆走龍蛇。參禪訪道，出家在本處沙陀寺，法名明悟。後亦雲游至寧海軍，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。禪師見他聰明了得，就留於本寺做徒弟。二人如一母所生，且是好。但遇著說法，二人同升法座，講說佛教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日，冬盡春初，天道嚴寒，陰雲作雪，下了兩日。第三日，雪霽天晴。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，耳內遠遠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。當時便叫身邊一個知心腹的道人，喚做清一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去山門外各處看，有甚事來與我說。」清一道：「長老，落了兩日雪，今日方晴，料無甚事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。」清一推托不過，只得走到山門邊。那時天未明，山門也不曾開。叫門公開了山門，清一打一看時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正所謂：

日日行方便，時時發道心。但行平等事，不用問前程。

當時清一見山門外松樹根雪地上，一塊破蓆，放一個小孩兒在那裡，口裡道：「苦哉，苦哉！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丟在此間？不是凍死，便是餓死！」走向前仔細一看，卻是五六個月一個女兒，將一個破衲頭包著，懷內揣著個紙條兒，上寫生年月日時辰。清一口

裡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古人有云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」連忙走回方丈，稟復長老道：「不知甚人家，將個五七個月女孩兒，破衣包著，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。這等寒天，又無人來往，怎的做個方便，救他則個！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清一，難得你善心。你如今抱了回房，早晚把些粥飯與他，喂養長大，把與人家。救他性命，勝做出家人。」

當時清一急急出門去，抱了女兒到方丈中，回復長老。長老看道：「清一，你將那紙條兒我看。」清一遞與長老。長老看時，卻寫道：「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，小名紅蓮。」長老吩咐清一：「好生抱去房裡，養到五七歲，把與人家去，也是好事。」清一依言，抱到千佛殿後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，放些火，在火圍內烘他，取些粥喂了。似此日往月來，藏在空房中，無人知覺，一向長老也忘了。不覺紅蓮已經十歲。清一見他生得清秀，諸事見便，藏匿在房裡，出門鎖了，入門關了，且是謹慎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倏忽這紅蓮女長成一十六歲，這清一如自生的女兒一般看待。雖然女子，卻只打扮如男子，衣服鞋襪，頭上頭髮，前齊眉，後齊項，一似個小頭陀。且是生得清楚，在房內茶飯針線。清一指望尋個女婿，要他養老送終。

一日，時遇六月炎天，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。洗了浴，吃了晚粥，逕走到千佛閣後來。清一道：「長老希行。」長老道：「我問你，那年抱的紅蓮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清一不敢隱匿，引長老到房中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卻似：

分開八塊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。

長老一見紅蓮，一時差訛了念頭，邪心遂起，嘻嘻笑道：「清一，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臥房中來，不可有誤。你若依我，我自擡舉你。此事切不可泄漏，只教他做個小頭陀，不要使人識破他是女子。」清一口中應允，心內想道：「欲待不依長老又難，依了長老，今夜去到房中，必壞了女身，千難萬難。」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，便道：「清一，你鎖了房門，跟我到房裡去。」清一跟了長老，逕到房中。長老去衣箱裡，取出十兩銀子，把與清一，道：「你且將這些去用，我明日與你討道度牒，剃你做徒弟，你心下如何？」清一道：「多謝長老擡舉。」只得收了銀子，別了長老。回到房中，低低說與紅蓮道：「我兒，卻纔來的是本寺長老。他見你，心中喜愛。你今夜安靜，我送你去伏事長老。你可小心仔細，不可有誤。」紅蓮見父親如此說，便應允了。

到晚，兩個吃了晚飯。約莫二更天氣，清一領了紅蓮，逕到長老房中，門窗無些阻當。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，當晚吩咐：「我要出外閒走乘涼，門窗且未要關。」因此無阻。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。候至二更，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。長老接入房內，吩咐清一：「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。」清一自回房中去了。

且說長老關了房門，滅了琉璃燈，攏住紅蓮手，一將將到牀前。教紅蓮脫了衣服，長老向前一摟，摟在懷中，抱上牀去。卻便似：

戲水鴛鴦，穿花鸞鳳。喜孜孜枝生連理，美甘甘帶縮同心。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；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楊柳腰，脈脈春波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一個初侵女色，猶如餓虎吞羊；一個乍遇男兒，好似渴龍得水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傾入紅蓮兩瓣中。

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，卻好五更，天色將明。長老思量一計，怎生藏他在房中？房中有口大衣廚，長老開了鎖，將廚內物件都收拾了，卻教紅蓮坐在廚中，吩咐道：「飯食我自將來與你吃，可放心寧耐則個。」紅蓮是女孩兒家，初被長老淫勾，心中也喜，躲在衣廚內，把鎖鎖了。少間，長老上殿誦經畢，入房，閉了房門，將廚開了鎖，放出紅蓮，把飲食與他吃了，又放些果子在廚內，依先鎖了。至晚，清一來房中，領紅蓮回房去了。

卻說明悟禪師，當夜在禪椅上入定回來，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，犯了色戒，淫了紅蓮，把多年清行，付之東流。「我今勸省他不可如此。」也不說出。至次日，正是六月盡，門外撇骨池內，紅白蓮花盛開。明悟長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蓮花，將回自己房中，取一瓶瓶插了，教道人備杯清茶在房中。卻教行者去請五戒禪師：「我與他賞蓮花，吟詩談話則個。」不多時，行者請到五戒禪師。兩個長老坐下，明悟道：「師兄，我今日見蓮花盛開，對此美景，折一朵在瓶中，特請師兄吟詩清話。」五戒道：「多蒙清愛。」行者捧茶至。茶罷，明悟禪師道：「行者，取文房四寶來。」行者取至面前，五戒道：「將何物為題？」明悟道：「便將蓮花為題。」五戒捻起筆來，便寫四句詩道：

「一枝菡萏瓣初張，相伴葵榴花正芳。似火石榴雖可愛，爭如翠蓋芰荷香？」

五戒詩罷，明悟道：「師兄有詩，小僧豈得無語乎？」落筆便寫四句詩曰：

「春來桃杏盡舒張，萬蕊千花鬥豔芳。夏賞芰荷真可愛，紅蓮爭似白蓮香？」

明悟長老依韻詩罷，呵呵大笑。

五戒聽了此言，心中一時解悟，面皮紅一回，青一回，便轉身辭回臥房。對行者道：「快與我燒桶湯來洗浴。」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。洗浴罷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取張禪椅到房中，將筆在手，拂開一張素紙，便寫八句《辭世頌》曰：

「吾年四十七，萬法本歸一。只為念頭差，今朝去得急。傳與悟和尚，何勞苦相逼？幻身如雷電，依舊蒼天碧。」

寫罷《辭世頌》，教焚一爐香在面前。長老上禪椅上，左腳壓右腳，右腳壓左腳，合掌坐化。

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。禪師聽得大驚，走到房中看時，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。看了面前《辭世頌》，道：「你好卻好了，只可惜差了這一著。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，長成不信佛、法、僧三寶，必然滅佛誹僧，後世卻墮落苦海，不得皈依佛道，深可痛哉！真可惜哉！你道你走得快，我趕你不著不信！」當時也教道人燒湯洗浴，換了衣服，到方丈中，上禪椅跏趺而坐。吩咐徒眾道：「我今去趕五戒和尚，汝等可將兩個龕子盛了，放三日一同焚化。」囑罷，圓寂而去。眾僧皆驚，有如此異事！城內城外聽得本寺兩個禪師同日坐化，各皆驚訝。來燒香禮拜布施者，人山人海，男子婦人不計其數。嘆了半日，擡去金牛寺焚化，拾骨撇了。

這清一遂與人說議親事，將紅蓮女嫁與一個做扇子的劉待詔為妻，養了清一在家，過了下半世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明悟一靈真性，直趕至四川眉州眉山縣城中，五戒已自托生在一個人家。這個人家，姓蘇，名洵，字明允，號老泉居士，詩禮之人。院君王氏，夜夢一瞽目和尚，走入房中，吃了一驚。明且分娩一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父母皆喜。三朝滿月，百日一週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明悟一靈，也托生在本處，姓謝，名原，字道清。妻章氏，亦夢一羅漢，手持一印，來家抄化。因驚醒，遂生一子。年長，取名謝瑞卿。自幼不吃葷酒，一心只愛出家。父母是世宦之家，怎麼肯？勉強送他學堂攻書。資性聰明，過目不忘，吟詩作賦，無不出口人頭地。喜看的是諸經內典，一覽輒能解會。隨你高僧講論，都不如他。可惜一肚子學問，不屑應舉求官；但說著功名之事，笑而不答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蘇老泉的孩兒，年長七歲，教他讀書寫字，十分聰明，目視五行書。行至十歲來，五經三史，無所不通。取名蘇軾，字子瞻。此人文章冠世，舉筆珠璣，從幼與謝瑞卿同窗相厚，只是志趣不同。那東坡志在功名，偏不信佛法，最惱的是和尚，常言：「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；轉毒轉禿，轉禿轉毒。我若一朝管了軍民，定要滅了這和尚們，方遂吾願。」見謝瑞卿不用葷酒，便大笑道：「酒肉乃養生之物，依你不殺生，不吃肉，羊、豕、雞、鵝，填街塞巷，人也沒處安身了。況酒是米做的，又不害性命，吃些何傷？」每常二人相會，瑞卿便勸子瞻學佛，子瞻便勸瑞卿做官。瑞卿道：「你那做官，是不了之事；不如學佛，三生結果。」子瞻道：「你那學佛，是無影之談；不如做官，實在事業。」終日議論，各不相勝。

仁宗天子嘉祐改元，子瞻往東京應舉，要拉謝瑞卿同去，瑞卿不從。子瞻一舉成名，御筆除翰林學士，錦衣玉食，前呼後擁，富貴非常。思念窗友謝瑞卿不肯出仕，「吾今接他到東京，他見我如此富貴，必然動了功名之念。」於是修書一封，差人到眉山縣接謝瑞卿到來。謝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貴，果然誘佛滅僧，也要勸化他回心改念，遂隨著差人到東京，與子瞻相見。兩人終日談論，依舊各執己見，不相上下。

你說事有湊巧，物有偶然。適值東京大旱，赤地千里。仁宗天子降旨，特於內庭修建七日黃羅大醮，為萬民祈雨。仁宗一日親

自行香二次，百官皆素服奔走執事。翰林官專管撰青詞，子瞻奉旨修撰，要拉瑞卿同去，共觀勝會。瑞卿心中卻不願行。子瞻道：「你平昔最喜佛事，今日朝廷請下三十六處名僧，建下祈禱，誦經設醮，你不去隨喜，卻不挫過？」瑞卿道：「朝廷設醮，雖然儀文好看，都是套數，那有什麼高僧談經說法，使人傾聽？」看起來也是子瞻法緣該到，自然生出機會來。當日子瞻定要瑞卿伴同往，瑞卿拗他不過，只得從命。二人到了佛場，子瞻隨班效勞，瑞卿打扮個道人模樣，往來觀看法事。

忽然仁宗天子駕到，眾官迎入，在佛前拈香下拜。瑞卿上前一步，偷看聖容，被仁宗龍目觀見。瑞卿生得面方耳大，丰儀出眾，仁宗金口玉言，問道：「這漢子何人？」蘇軾一時著了忙，使個急智，跪下奏道：「此乃大相國寺新來一個道人，為他深通經典，在此供香火之役。」仁宗道：「好個相貌！既然深通經典，賜你度牒一道，欵度為僧。」謝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，恰好聖旨吩咐，正中其意。當下謝恩已畢，奏道：「既蒙聖恩剃度，願求御定法名。」仁宗天子問禮部取一道度牒，御筆判定「佛印」二字。瑞卿領了度牒，重又叩謝。候聖駕退了，瑞卿就於醮壇佛前祝髮，自此只叫佛印，不叫謝瑞卿了。那大相國寺眾僧，見佛印參透佛法，又且聖旨剃度，蘇學士的鄉親好友，誰敢怠慢？都稱他做「禪師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蘇子瞻特地接謝瑞卿來東京，指望勸他出仕，誰知帶他到醮壇行走，累他落髮改名為僧，心上好不過意。謝瑞卿向來勸子瞻信心學佛，子瞻不從；今日到是子瞻作他落髮，豈非天數，前緣注定？那佛印雖然心愛出家，故意埋怨子瞻許多言語，子瞻惶恐無任，只是謝罪，再不敢說做和尚的半個字兒不好。任憑佛印談經說法，只得悉心聽受；若不聽受時，佛印就發惱起來。聽了多遍，漸漸相習，也覺佛經講得有理，不似向來水火不投的光景了。朔望日，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國寺中禮佛奉齋，子瞻只得依他。又子瞻素愛佛印談論，日常無事，便到寺中與佛印閒講，或分韻吟詩。佛印不動葷酒，子瞻也隨著吃素，把個毀僧謗佛的蘇學士，變做了護法敬僧的蘇子瞻了。佛印乘機又勸子瞻棄官修行。子瞻道：「待我宦成名就，築室寺東，與師同隱。」因此別號東坡居士，人都稱為蘇東坡。

那蘇東坡在翰林數年，到神宗皇帝熙寧改元，差他知貢舉，出策題內譏諷了當朝宰相王安石。安石在天子面前譖他恃才輕薄，不宜在史館，遂出為杭州通判。與佛印相別，自去杭州赴任。一日，在府中間坐，忽見門吏報說：「有一和尚，說是本處靈隱寺住持，要見學士相公。」東坡教門吏出問：「何事要見相公？」佛印見問，於門吏處借紙筆墨來，便寫四字送入府去。東坡看其四字：「詩僧謁見。」東坡取筆來批一筆云：「詩僧焉敢謁王侯？」教門吏把與和尚。和尚又寫四句詩道：

「大海尚容蛟龍隱，高山也許鳳皇游。笑卻小人無度量，『詩僧焉敢謁王侯？』」

東坡見此詩，方纔認出字跡，驚訝道：「他為何也到此處？快請相見。」你道那和尚是誰？正是佛印禪師。因為蘇學士謫官杭州，他辭下大相國寺，行腳到杭州靈隱寺住持，又與東坡朝夕往來。後來東坡自杭州遷任徐州，又自徐州遷任湖州，佛印到處相隨。

神宗天子元豐二年，東坡在湖州做知府，偶感觸時事，做了幾首詩，詩中未免含蓄譏諷之意。御史李定、王珪等交章劾奏蘇軾誹謗朝政。天子震怒，遣校尉拿蘇軾來京，下御史臺獄，就命李定勘問。李定是王安石門生，正是蘇家對頭，坐他大逆不道，問成死罪。東坡在獄中，思想著甚來由，讀書做官，今日為幾句詩上，便喪了性命？乃吟詩一首自歎，詩曰：

「人家生子願聰明，我為聰明喪了生。但願養兒皆愚魯，無災無禍到公卿。」

吟罷，淒然淚下，想道：「我今日所處之地，分明似雞鴨到了庖人手裡，有死無活。想雞鴨得何罪，時常烹宰他來吃？只為他不會說話，有屈莫伸。今日我蘇軾枉了能言快語，又向那處伸冤？豈不苦哉！記得佛印時常勸我戒殺持齋，又勸我棄官修行，今日看來，他的說話，句句都是，悔不從其言也！」

歎聲未絕，忽聽得數珠索落一聲，念句「阿彌陀佛」。東坡大驚，睜眼看時，乃是佛印禪師。東坡忘其身在獄中，急起身迎接，問道：「師兄何來？」佛印道：「南山淨慈孝光禪寺，紅蓮花盛開，同學士去玩賞。」東坡不覺相隨而行，到於孝光禪寺。進了山門，一路僧房曲折，分明是熟游之地；法堂中擺設鐘磬經典之類，件件認得，好似自家家裡一般，心下好生驚怪。寺前寺後，走了一回，並不見有蓮花。乃問佛印禪師道：「紅蓮在那裡？」佛印向後一指道：「這不是紅蓮來也？」東坡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少年女子，從千佛殿後，冉冉而來。走到面前，深深道個萬福。東坡看那女子，如舊日相識。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箋一幅，求學士題詩。佛印早取到筆硯，東坡遂信手寫出四句，道是：

「四十七年一念錯，貪卻紅蓮甘墮卻。孝光禪寺曉鐘鳴，這回抱定如來腳。」

那女子看了詩，扯得粉碎，一把抱住東坡，說道：「學士休得忘恩負義！」東坡正沒奈何，卻得佛印劈手拍開，驚出一身冷汗。醒將轉來，乃是南柯一夢，獄中更鼓正打五更。東坡尋思：「此夢非常，四句詩一字不忘。」正不知甚麼緣故，忽聽得遠遠曉鐘聲響，心中頓然開悟：「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，為色慾墮落，今生受此苦楚。若得佛力覆庇，重見天日，當一心護法，學佛修行。」

少頃天明，只見獄官進來稱賀，說：「聖旨赦學士之罪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。」東坡得赦，纔出獄門，只見佛印禪師在於門首，上前問訊道：「學士無恙？貧僧相候久矣！」原來被逮之日，佛印也離了湖州，重來東京大相國寺住持，看取東坡下落。聞他問成死罪，各處與他分訴求救，卻得吳充、王安禮兩個正人，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。太皇太后曹氏，自仁宗朝便聞蘇軾才名，今日也在宮中勸解。天子回心轉意，方有這道赦書。東坡見了佛印，分明是再世相逢，倍加歡喜。東坡到五鳳樓下，謝恩過了，便來大相國寺，尋佛印說其夜來之夢。說到中間，佛印道：「住了，貧僧昨夜亦夢如此。」也將所夢說出，後一段與東坡夢中無二。二人互相歎異。

次日，聖旨下，蘇軾謫守黃州。東坡與佛印相約：且不上任，迂路先到寧海軍錢塘門外來訪孝光禪寺。比及到時，路逕門戶，一如夢中熟識。訪問僧眾，備言五戒私汗紅蓮之事。那五戒臨化去時，所寫《辭世頌》，寺僧兀自藏著。東坡索來看了，與自己夢中所題四句詩相合，方知佛法輪回，並非誑語，佛印乃明悟轉生無疑。此時東坡便要削髮披緇，跟隨佛印出家。佛印到不允從，說道：「學士宦緣未斷，二十年後，方能脫離塵俗。但願堅持道心，休得改變。」東坡聽了佛印言語，復來黃州上任。自此不殺生，不多飲酒，渾身內外，皆穿布衣，每日看經禮佛。在黃州三年，佛印仍朝夕相隨，無日不會。

哲宗皇帝元祐改元，取東坡回京，陞做翰林學士、經筵講官。不數年，陞做禮部尚書、端明殿大學士。佛印又在大相國寺相依，往來不絕。

到紹聖年間，章惇做了宰相，復行王安石之政，將東坡貶出定州安置。東坡到相國寺相辭佛印，佛印道：「學士宿業未除，合有幾番勞苦。」東坡問道：「何時得脫？」佛印說出八個字來，道是：

「逢永而返，逢玉而終。」

又道：「學士牢記此八字者！學士今番跋涉忒大，貧僧不得相隨，只在東京等候。」東坡怏怏而別。到定州未及半年，再貶英州；不多時，又貶惠州安置；在惠州年餘，又徙儋州；又自儋州移廉州；自廉州移永州；蹤跡無定，方悟佛印「跋涉忒大」之語。

在永州不多時，赦書又到，召還提舉玉局觀。想著：「『逢永而返』，此句已應了；『逢玉而終』，此乃我終身結局矣。」乃急急登程，重到東京，再與佛印禪師相會。佛印道：「貧僧久欲回家，只等學士同行。」東坡此時大通佛理，便曉得了。當夜兩個在相國寺，一同沐浴了畢，講論到五更，分別而去。這裡佛印在相國寺圓寂，東坡回到寓中，亦無疾而逝。

至道君皇帝時，有方士道：「東坡已作大羅仙。虧了佛印相隨一生，所以不致墮落。佛印是古佛出世。」這兩世相逢，古今罕有，至今流傳做話本。有詩為證：

禪宗法教豈非凡？佛祖流傳在世間。鐵樹開花千載易，墜落阿鼻要出難。